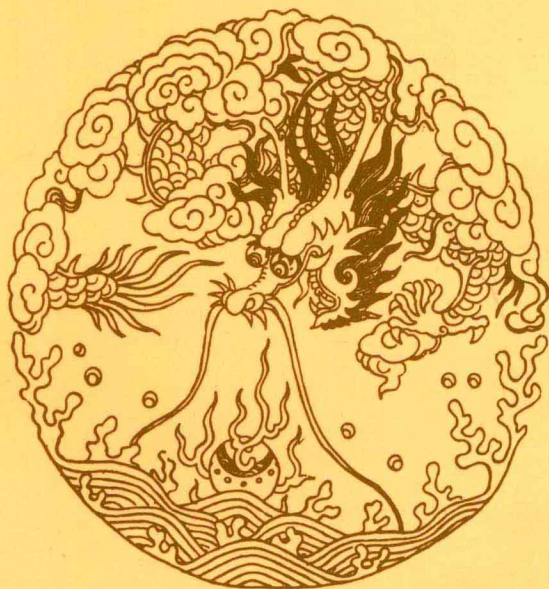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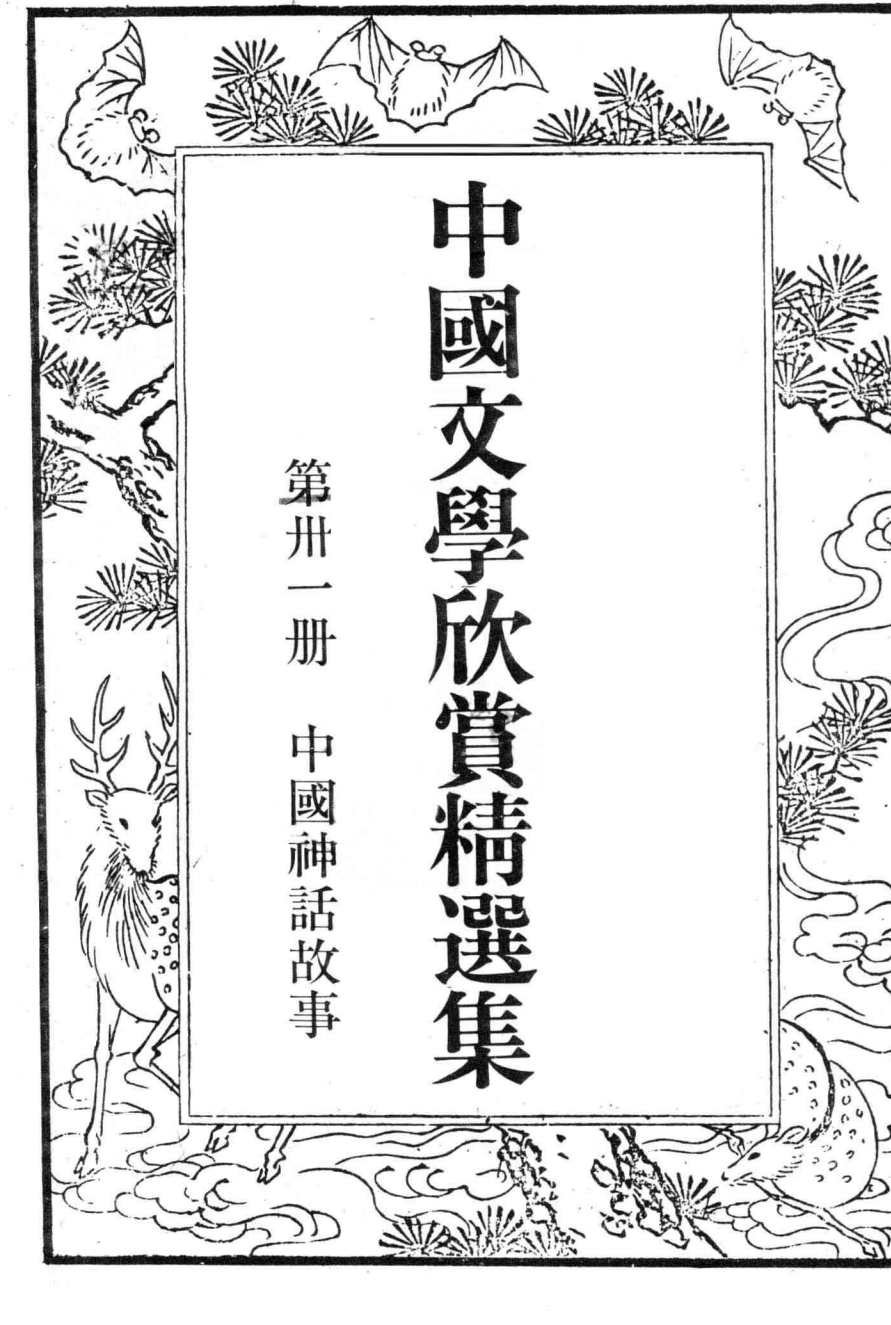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



第卅一冊
中國神話故事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第卅一冊 中國神話故事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全35冊，定價新台幣7000元)

編著者：姜 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鄭 惠 文

發行所：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0 號雙子星大樓 2 樓 2 號

電 話：8356376 • 8359621

郵 撥：11119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72年 9月一版 • 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三十一冊

目 錄

中國神話故事

前言	一
第一章 世界是怎樣開始的（上）	一三
第二章 世界是怎樣開始的（下）	六六
第三章 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一〇三
第四章 帝俊、帝嚳和舜	一五九
第五章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一九九
第六章 鯀和禹治理洪水	二四三
第七章 遠國異人	二八五
第八章 夏以後（上）	三一四
第九章 夏以後（下）	三四六

前言

什麼是神話？這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我國古來就連神話這樣一個字眼也沒有，這也還是近世紀從外國輸入的。神話這個字眼，看起來很容易叫人迷惑，由於它本身所包含的神怪幻變的因素，一般人每每認為所謂神話就是和現實生活無關，而是從人類頭腦裏空想出來的東西，實際上這是非常錯誤的。

一般說來，神話乃是自然現象，對自然的奮鬥，以及社會生活在廣大的藝術概括中的反映。換句話說，神話的產生，也是基於現實生活，而並不是出於人類頭腦裏的空想。所以當我們研究神話的起源，古代每一時期的神話所包含的特定意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時，都不能離開當時人類的現實生活而作憑空的推想。

神話的產生源於人們對大自然所發生的各種現象：例如風雨雷電的擊搏，森林中大火的燃燒，太陽和月亮的運行，虹霓雲霞的幻變……產生了巨大的驚奇的感覺。驚奇而得不到解釋，於是以為它們都是有靈魂的東西，叫它們做神。他們不但把太陽、月亮……等等當做神，還把各種各樣的動物、植物，甚至於微小到像蚱蜢那樣的生物，也都當做神來崇拜。這就是所謂萬物有靈論。從這些曖昧的觀念中，

產生了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而這種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正是最早的先民，由他們那因生活的發展而日益聰明的頭腦所創造出來的。

最早的先民，長時期地被生存的困難和與自然競爭的困難所迫害時，要戰勝這些困難，所以他們一再激憤而振奮的調子唱出了一些掙扎歷程的頌歌。他們歌頌用斧子開天闢地的盤古，創造人類和熬煉五色石子補天的女媧，鑽木取火的燧人，發現藥草的神農，馴養動物的王亥，教導人民做莊稼的后稷，治理洪水的鯀和禹……。這些征服自然，改善人類生活的英雄，是受着人們最大的崇敬的。他們是神，可也是人。

此外，從神話裏我們還可以見到諸神的著名子孫是怎樣使用牛來耕田，怎樣發明了農業上的勞作工具，怎樣創造了車和船，怎樣製造了抵禦敵人的弓箭和其他武器，有的更創作了音樂和歌舞，製造了種種美妙的樂器，……這些傳說裏的創造和發明，只不過一再說明遠古時代人們對於智慧和勞作的讚美。

在很早以前，人們就已經夢想能在空中飛行，於是有了「飛毯」的故事，人們夢想加速走路的速度，於是有「快靴」的故事——這是外國神話。在我們的神話裏，更有長臂國的長臂，奇股國的飛車，治水的禹變成熊去打通轅轅山，七仙女姐妹們一夜織成十疋雲錦……等等的生動故事，說明了這些素樸的幻想的產生，是有着它深刻的社會意義的。

在中國古代的神話裏，還曾經有過非只一處的仙鄉樂土的傳說，這些仙鄉樂土的理想極致，是「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就是說，不要靠工作也可以在世間快樂地生活。終北國的神話就是仙鄉樂土神話的很好的一個代表。在那裏，人們吃一種從仙山上流下來的叫做「神漢」的泉水，便自然肚飽身暖，

不須要去從事任何工作。

二

世界上的幾個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希臘、埃及，古代都有着豐富的神話，希臘和印度的神話更相當完整地被保存下來；只有中國的神話，原先雖然不能說不豐富，可惜中間經過散失，只留下一些零星的片段，東一處西一處的分散在古人的著作裏，毫無系統條理，不能和希臘各民族的神話媲美，是非常遺憾的。

中國零星片段的神話，有不少是賴詩人和哲學家保存下來的。屈原「離騷」、「九歌」、「天問」、「遠遊」……這些瑰麗的詩篇裏，遺留給我們非常豐富的神話和傳說的資料。尤其是「天問」一篇，陸離光怪，上天下地，無所不包。惜乎限於詩體的形式，又全是問語，索解爲難。從一千八百年以前第一個注「楚辭」的東漢王逸起，就已經不免望文生義，多憑臆說，後來的人更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不過如果我們下工夫去研究它，還是能够尋出大體的端緒的。哲學家保存神話傳說如「墨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裏都可以找出不少。「孟子」和「荀子」裏也可以找出一些古代傳說的片段。「荀子·非相」篇裏對於古代聖主賢臣（有些其實就是神）的形貌的記述就足以供研究神話的參考。當然，保存神話資料最多的，還是要算屬於道家的「淮南子」和「列子」。「列子」雖是晉人僞作，可是晉代終於去古未遠，神話之傳於民間，見於載籍的，想來也還有着不少，當然「列子」所採錄以入書的神話，可能有修改，但是臆造則恐怕未必（因爲作僞書者也還是要

想取信於時人，如果臆造，那能使人完全相信呢），所以我們還是應該相信〔列子〕裏的神話資料仍是相當有價值的神話資料。

三

現存唯一保存中國古代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是〔山海經〕。全書共分十八卷，原題爲夏禹、伯益作，實際上却是無名氏的作品，而且不是一時期一人所作。其中〔五藏山經〕可信爲東周時代的作品；〔海內外經〕八卷可能作成於春秋戰國時代；〔荒經〕四卷及〔海內經〕一卷當係漢初人作。裏面所述神話，雖是零星片段，還存本來面貌，極可珍貴。

〔五藏山經〕又簡稱〔山經〕，內容係記述中國名山大川的植物，兼及鬼神，大都根據傳聞和想像，其所記述的種種現已多不可考，由於篇末每有祠神用雄雞、用玉、用糈……等的話，又疑是巫師們所用的祈禳書。〔海內外經〕和〔荒經〕又簡稱〔海經〕，內容記述各種神怪變異和遠國異人的狀貌風俗，體制大抵同於〔山經〕而文字條貫似乎却沒有〔山經〕的分明。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只有從〔山海經〕的圖畫與文字的關係這一點上去尋求解釋。

原來古時〔山海經〕都是有圖畫的，而且圖畫似乎還佔着主要的地位，所以又稱〔山海圖〕，晉代大詩人陶潛詩裏就有「流觀〔山海圖〕」的這樣的詩句，可以爲證。但〔山經〕和〔海經〕兩部分的圖畫與文字的關係又各有不同，應當分別加以考察。〔海經〕大約原是先有圖畫而後有文字，文字不過用來作圖畫的說明的，〔山經〕相反，應該是先有了系統的文字的記述，而後才加以插圖的。最好的證明

，是如今所見的「海內外經」裏，常有「一曰」字樣——

兩師妾在其北，其爲人黑，兩首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海外東經）

蝮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蝮犬北。一曰從足。（海內北經）

可見劉秀在校錄此經時，已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本子，隨着圖象的不同而異其說明，故蛇或爲龜，從首或爲從足。這還只是大同而小異。清初校釋「山海經」的畢沅說：「〔海外海內經〕之圖當是禹鼎也」，推得過早，說是戰國初年流行的圖畫大約可信，但後來已經就有如上所述的顯明的分歧了。畢沅又說：「〔大荒經〕已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這或者沒有什麼問題，但和「海內外經」比較起來，就足見二者所作的說明，內容相差得很多，畢沅於其小同處恆注以「此似釋〔海外〕某經某某也」，「此似釋〔海內〕某經某某也」，那原意就並不在釋，而只是漢初流行的圖畫又和先前流行的有了大的差別，據圖以爲文，自然就成了兩種不同的面貌了。但「山經」的部分却條理井然，沒有這類的歧異處，可知是先有了文字而後才有圖畫的。

「海經」的部分，保存中國古代神話資料最多，是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瑰寶，但因爲是圖畫爲主而以文字爲附的，就不免常有散漫和疏略的缺點。先說散漫。除了「海外」各經較有條貫外，從「海內」各經、「荒經」裏面我們就可以看出——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柁而東向立，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

母取食，在昆侖虛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海內北經）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邱。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大荒東經）

確實是據圖為文的文字，每條都可以單獨成立，中間並沒有機動的聯繫。最後一篇〔海內經〕，我們看它所經的地區，由東而西，由西而西南，而南，而北，次序也嫌零亂無章。

再說疏略。〔海外南經〕說：「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我們就不知道「相隨」的確切狀態。〔海外東經〕說：「蜚蜚在其北，各有兩首」，我們也想像不出這種怪動物的形貌。〔大荒東經〕說：「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也很費解。〔大荒南經〕說：「有神名曰因因乎，……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東經〕說：「有人名曰石夷，……處西北以司日月之長短」，這兩位的形容狀態，我們也無法憑想像塑造出他們來。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好些。在以文字說明圖畫而圖畫尚存的時代，這類疏略是無關緊要的，只要一看圖畫就誰都心裏明白，無怪陶靖節先生有「流觀〔山海圖〕」的樂趣，可是在喪失了古圖而只剩下說明文字的今天，就不免時或要遭遇到在黑暗中摸索的苦惱了。

但雖說這樣，〔山海經〕却是一部亟待研究的重要的保存神話資料的著作。以前也有人作過一些研究，但都偏於瑣碎（雖然〔山海經〕文字的本身也就是很瑣碎的），還沒有人專門從神話的角度提出若干重要的問題來加以精深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又是非常需要，因為這對於整理中國古代神話，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山海經」既然是古書當中比較難讀的一部書，有時連文字都很費解，要想作精深的研究，自然更是困難。所以對這部古書文字的校勘和訓詁（尤其是「海經」部分）的這件工作，還是很值得好好地作作的。現在通行的兩種「山海經」的注本，畢沅的「山海經校本」和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兩種本子都保存着郭璞的古注，都很不錯，後者更是時有犀利的見解。在這兩種注本之前，還有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徵引極博，也足供參考，可惜現在已經比較少見。諸家的注釋，由於用的並不一定是研究神話的眼光（那時當然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神話」），因此看起來就有這樣一個缺點：往往不免失之迂闊。例如「海外北經」說：「共工之臣曰相柳，九首。」明明就是個九頭怪，畢沅注却偏偏這麼說：「疑言九頭，九人也。」要把它解釋做歷史上的普通現象。又如「海內經」：「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太皞爰過，黃帝所爲。」在「太皞爰過」下，郭璞注：「言庖羲於此經過也。」郝懿行箋疏：「言庖羲生於成紀，去此不遠，容得經過之」，二說均未得其解。其實「過」字的涵義，應該是「緣着建木，上下於天」的意思。

四

在古代的中國，由於住居在一塊土地上的衆多民族的頻繁接觸，各個民族固有的神話總是在不斷地彼此吸收着和改變着，情形是非常複雜的。又兼神話紀錄的時間相當長，從東周到魏、晉、六朝，經過了一千幾百年，這當中不用說又蓋上了時代的烙印和紀錄者個人的烙印。所以要研究和整理這一堆頭緒紊亂，零星片段的中國古代神話，使之恢復舊觀，確實是相當困難的。

並且神話本身也是在演變和發展的過程中，拿西王母神話的演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據「山海經」裏描寫，西王母本來是一個「豹尾虎齒」、「蓬髮戴勝」掌管瘟疫刑罰的獠厲的怪神，有三隻青鳥替他採尋食物。到「穆天子傳」：周穆王坐了他的八匹駿馬拉的車子到弇山去見了西王母，西王母和他詩歌唱答，這時西王母竟儼然是一個氣象雍穆的人王。稍後「淮南子」裏便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的話，西王母更從凶神一變而為吉神。到託名班固作的「漢武故事」，西王母已經被望文生義，變作了西方的一個「王母」；只是文詞還比較簡樸，三隻青鳥也還沒有變化。到稍後一點也是託名班固作的「漢武內傳」裏，同一故事就更加被鋪揚刻劃起來，這西方的「王母」更進一步成為「年三十許」、「容顏絕世」的美麗女人，從前替他採尋食物的三隻青鳥，也都一變而為董雙成、王子登……一羣漂亮活潑的侍女了。回頭再來看看那住在山洞裏的「豹尾虎齒」、「蓬頭戴勝」的另一個西王母，豈不是有天淵之隔！

這種變化，大約還是文人們有意的修改和增飾，還不能看做是神話的自然演變和發展。但文人對神話的修改增飾，其影響所及，也就未可小視。這些經過修改和增飾的神話，每每也就成了民間新神話的淵源。例如民間傳說的西王母，就沒有依照那個「豹尾虎齒」的怪神西王母做範本而是依照美化了的西王母做範本的。又如「山海經」裏有一個西王母，「神異經」裏便出現了個東王公，和孤單的西王母配對，但是在三峽民間傳說的神女峯，東王公居然作為西王母的配偶神而出現了，因此，東王公這人物是先由文人創造而後影響及於民間的，還是原本在民間就有口頭傳說的根據呢？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有了這一類關於神話演變和發展的問題，神話的研究工作，就更非仔細而小心地進行不可了。

在神話的研究工作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怎樣把迷信從神話中分別出來的問題。

神話之不同於迷信，確實是有本質上的差異。但當我們具體地把一些神話來作一番研究和考察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了有如下所說的現象：就是在好些神話裏，都或多或少地夾雜着迷信的因素，成了神話組成的一部分，是無法將二者截然劃分的。例如在古代神話裏，就有不少的關於偉大人物降生的神異傳說，如像〔詩·玄鳥〕所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如〔太平御覽〕七八引〔詩含神霧〕說：「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戲。」都多少含有迷信的因素。但伏羲和商契畢竟是古代人民心目中的真正的英雄，所以雖然在這類歌頌英雄的傳說中含有些迷信的因素，還是應該當它做神話看待。它和後世有些專門宣傳帝王們的稟賦不凡的「感生說」一類的「神話」究竟是有不同的，所以二者還是應該分別對待。又鬼魂的出現也不能就當作是純然迷信的標誌。要看是哪一種鬼，有藉以宣傳宿命思想的鬼，也有抗擊宿命、報冤雪恨的鬼，〔墨子·明鬼〕篇所記敘的杜伯變鬼報冤，射殺周宣王的故事，便是屬於後一種，是應該放到神話的範疇去加以考察的。如此等等，當我們要從事把迷信從神話中區別開來的這種細緻工作的時候，就得相當地謹慎了。

什麼是神話，什麼是傳說呢？這是很難遽下斷語的。因為通常我們並沒有把神話和傳說加以嚴格的區別，傳說也還是被當作神話的。如果要加以區別，則大略說來，神話漸漸演進，作為神話裏的主人公漸接進於人性，敘述這漸接近於人性的主人公的事跡的，就是所謂傳說。傳說裏敘述的，或是古代勇武的英雄，如擒封豕、斷修蛇的羿；或是天上癡情的兒女，如一年一度在鵲橋相會的織女和牛郎；或是關於事物起源的推尋，如槃瓠、蠶馬的故事。總而言之，傳說和神話的不同，是傳說已隨着文明的進步，

漸排斥去神話中過於樸野的成份，而代以較合理的人情味的構想與安排，從神話演進爲傳說，我們就可以看到人民是怎樣把自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願望滲入神話中去的這一事實，同時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人類是怎樣從文化的較低階段進入到文化的較高階段了。

至於說到神話和仙話的相異，我們可以用關於盤古的傳說來作爲一個例子。關於盤古，徐整的「三五歷記」說，盤古生在混沌如鷄子的天地中。忽然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以後天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盤古的身子每天增長一丈。過了一萬八千年，天升得高極了，地變得厚極了，盤古的身子也長得長極了。這種說法，設想雖然已經較高，尚可略見初民傳說的本貌，還不失爲好的神話。可是一到道士們的著作裏，却完全變得不真確。例如「元始上真衆仙記」裏就這麼記載着，大意說：「當天地未分的時候，就有一個自號爲「元始天王」的盤古真人遨遊其中，後來天地分開了，盤古真人便去住在玉京山上的宮殿裏吸天露，飲地泉。若干年後，山下石澗的積血裏，又生出一個「天姿絕妙」的女人來，叫做「太元玉女」。盤古真人下山遊玩看見她，就和她結婚，並且引她到上宮去同居。以後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天皇」，又生了一個女兒，名叫「九光玄女」……等等。這一類道士們的玄想，一般我們就稱之爲「仙話」。

局部滲入神話裏面的仙話，要分辨出來却很難。例如「淮南子」裏「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的記述，想來是滲入了仙話的成份，而我們通常仍當它是神話。又記敍古仙人行迹的仙話，頗有不少在內容和風格上都和神話相近的，這一部分仙話，我們也應當把它放到神話的範圍內去加以考察和研究。

至於說到爲什麼要研究神話，下面的幾點理由，可以作爲說明。

首先，神是人類社會童年時期的產物，一個大人固然不能再變成一個小孩子，可是一個小孩子的天真爛漫畢竟也還是令人高興的。從神話裏，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人民的思想觀念是怎樣的；他們怎樣設想世界的構成，怎樣歌頌人們的英武，怎樣渴望生活過得更美好，怎樣讚美生命的掙扎……等等。研究神話，可以使我們更加懂得怎樣熱愛生活和熱愛人類。

其次，因爲神話本身就最富於興趣，它對於文學藝術有很大的影響，文學藝術靠了它才更加顯得美麗而年輕。例如我們所熟知的希臘古代精美絕倫的雕刻，就幾乎全和神話有關。再如中國殷周時代的鼎彝，多用鸞鳳、夔、夔龍、夔鳳、蛟、螭……等奇禽異獸的鑄像作爲裝飾，就很富於神話意味；大詩人屈原著的「離騷」、「天問」、「九歌」……等，也都取材於神話，藉此以抒寫其對當時楚國昏庸腐敗政治的悲憤。他如埃及壁畫，印度史詩，都具有神話的因素；這都說明神話對文學藝術是起着豐美的作用的，研究神話，可以使我們對古代優美的文學藝術遺產有更深刻的認識。

再其次，神話雖然不是歷史，但却可能是歷史的影子，是歷史上突出的片段的紀錄。要把神話中的人物都當作是一個個實有的古先帝王看，固然是荒謬絕倫，可是一概抹殺神話事蹟所暗示的歷史內容，也不妥當。例如昆侖山和西王母的故事，當暗示「諸夏」之族和「諸羌」之族的文化交流。所以我們研究神話，也能從神話的暗示中尋繹出歷史的真相。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神話又是民族性的反映，各國的神話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各國民族的特性。中國的神話，自然也在好些地方反映出了中華民族的特性。從我國保留下來的古代神話的片段如像

第一章 世界是怎樣開始的（上）

一

請問：關於遠古的開頭，誰能够傳授？

那時天地未分，能根據什麼來考究？

那時是渾渾沌沌，誰能够弄清？

有什麼在迴旋浮動，如何可以分明？

無底的黑暗生出光明，這為什麼？

陰陽二氣，滲合而生，它們的來歷為何？

穹窿的天蓋共有九層，是誰動手經營？

這樣一個工程，何等偉大，誰是最初的工人❶？

❶〔楚辭·天問〕：「日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